

司徒先生

趙志成

我只會稱他司徒先生。

十一月中以來，差不多每天都探望他。每次踏入醫院，心情沉重，是怕，怕他咳、怕他痛、怕有事。想看的是他見到老朋友們的笑臉，和逗他吃朱古力時他的童真；想聽他的細語叮嚀、諄諄教誨；想感受他的堅強、勇氣。

一晚，他邀約幾個教協資深理監事晚飯，就在病房內。飯後原來要開會，近一個小時，思路清晰，明確分工，總結討論，談如何發展教育專業工作；是他一生的期盼。一天，支聯會的同事來探望，他說要辦好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活動，問有否聽過孫中山紀念歌，就臥在病床上唱起來，悲壯淒涼。唱到一半，哽咽、大哭起來，說忘記歌詞，唱不下去，其實是感慨，革命尚未成功。

就在十二月最冷的一天，窗外陽光普照，病房內剛巧得我倆，他領我並排坐到窗前，說要曬曬太陽。他輕拍我手背，閒話家常，問工作、問健康、提建議；囑咐要努力協助教師教好書，又關心我在中大工作的教師專業支援計劃能否延續；慈祥的眼神、溫馨的暖語，很觸動。我說希望爭取民主的工作，能像眼前的陽光；他說日子很長，要堅持。氣功師助他運氣治療，完成後他俏皮的向我說，「運氣」是靠不住的，靠的是知識、智慧、勤奮和毅力。

他戴着輔助呼吸的氧氣器，卻突然笑說要考我一條 IQ 題：人不單要「氧」氣，還要「養」氣，養甚麼氣？答案是「浩然之氣」。

在病房內，我見證了親情與友情的寶貴，特別向教協及支聯會的幾位女性對司徒先生日以繼夜、無微不至的照顧致敬。司徒先生，主懷安息。